衛生寶鑑

重刊衛生寶鑑序

衛生寶鑑者羅謙甫所著之書也謙甫東垣李明之之門人東垣在當時有國醫之目已造其奧謙甫盡升其堂而入其室者發言造詣酷類其師有裨於前人之未備書已板行元末燬于兵燹故今少見全籍近年以來間有抄錄之者又多遺逸獨吳郡韓氏家藏爲善本蓋復齋韓公恒補其缺略正其訛誤此書之不廢其有幸矣復齋嘗欲鋟梓以惠於世有志未遂而卒遺命屬其子公達公達拳拳服膺不忘既刻東垣脾胃論及內外傷辨用藥珍珠囊三書已又刻

完是書爲費不貲卒成其先人之志閩徵廣文爲序竊觀方書古今不一家其或有非出於良醫師之手集録往往用之或失其宜不能收效而反有戕賊人者非方之罪蓋不知醫之誤也大抵醫家著述其說充雜一或失理生死安危在毫忽間爾世或病張長沙著論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兒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治斯殆所謂難也歟今觀譔甫是書備諸証療蓋斟酌古方而參以已意且一一經試用之無不神應如養由基之於䠶百發百中誠有裨於醫道爲不少矣復齋深究其然乃欲廣其傳以壽斯人於

無窮閔世疾苦之心切矣公逵先推是心無所遠焉
果能俾是書之傳如其先人之欲賢哉公逵之為人
子也使是書家刋而户置之其功不亦溥乎窮鄉下
邑之士猝然有疾不得良醫師得是書而觀之對證
以求方依方而服藥必灑然如褫不至於束手待斃
使凡淺之乎為醫者得是書而觀之於用藥必有所
循倣必不至於謬誤其為惠澤於人者詎可涯乎遂
書以為序以見公逵父子之用心也今
國家覃至仁以為治躋斯世斯民於壽域之中而公逵
之為盖有所助也歟公逵名寅仕為太醫院判忠勤

端慤小心愼密尤爲
上所知遇云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戊戌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
大夫廬陵胡廣序 畢

重新刊衞生寶鑑序

醫自軒岐設教其爲天下斯民慮至深遠也然去聖
既遠教雖存而不免寖至失真此所以必又待豪傑
之士爲之維持發越而後可以永其傳也歷代以來
若秦越人淳于意張仲景華元化孫思邈盖皆其人

爲柰何自思邈而下世代益遠所失益甚士之習醫業者各尊所聞行所知倀倀乎莫知適從矣是故凡遺書所存其處方立論紛紜乖繆或氣運之有遺或經絡之不審或表裏升降而混於所施君子於此不能無譏議焉天愍斯民嗣生豪傑而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諸公者挺然復出啓前聖不傳之秘煥然爲後學之模範然當時學者惟真定羅謙甫氏獨得李氏之正傳故所輯衛生寶鑑一書論病則本於素難必求其因其爲說也詳而明制方則隨機應變動不虛發其爲法也簡而當大抵皆採摭李氏平日之精

確者而間櫽括以己意旁及於諸家者也江左舊有
刻板兵燹不存士大夫家罕有其書雖間有能謄録
者往往病於差繆棄置不省後生晚學殆有未嘗經
目者矣吾友院判韓公公達為予言其幼稚時嘗承
先君子復齋先生之訓謂羅氏深得李氏不傳之奥
其處方立論不偏於一而於鍼法本草莫不備述實
醫家至要之書嘗讐校其訛舛欲重刊行而未暇汝
輩當繼志勿忘也先人没已久言猶在耳其今幸承
餘澤叨仕醫垣日近
聖天子清光思所以報稱萬一者惟是書為然但惜其

傳布之不廣通命醫士錢垣繕寫捐俸貲鳩工鋟梓與衆共之予盍為序嗚呼羅氏之書將翕然為人所爭誦矣夫李氏之學得羅氏而益明羅氏之書得韓氏而傳播不朽是其嘉惠後學羽翼醫教之盛心為何如也因不辭而書以為末序云

永樂十五年歲在丁酉冬十一月癸丑太醫院院判

淮南蔣用文書

重刊衛生寶鑑後序

吳郡韓公復陽精於醫學嘗以李東垣門人羅謙甫所著衛生寶鑑書詳加考訂將壽諸梓未就而歿公

之季子公逵克世其業遭逢
聖明仕爲太醫院判嘗持此書語予
曰吾將刻之以成先志幸一言以序之予既諾而未
暇爲今年冬公逵亦歿其子布復泣且拜懇成不已
予惟上古聖神閔斯民之札瘥夭閼不得以全其壽
於是爲之醫藥以濟之厥後名醫世出各以意見著
方書聯篇累牘非止一家然用而試之有得有失獨
近世東垣所著内外傷辨等篇發前人之所未發故
其所著之方靡不神效謙甫受業其門得聞至論其
爲此書斟酌損益具載悉備嘉惠於世者厚矣公逵

既精通其藝上承於
眷遇下濟於斯人而危惓〻以繼先志為務此仁人孝
子之用心子於公達素相知於其没豈能忘言亂世
之為醫者得此書誠如鑑之燭物一舉瞭然在目必
不至於差謬凡有疾者觀於此書誠足以衛生不至
於危殆然則此書之傳其功不亦博乎遂書以序于
後
永樂十五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戊申
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兼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榮
書

書衛生寳鑑後

世傳東垣李明之從易上老人張元素得醫術之妙其用藥至詳實而以固根本為重其後明之之門人惟羅謙甫得其傳謙甫嘗著衛生寳鑑以傳於世學醫之士莫不宗之誠若布帛菽粟之適於用可有而不可無者吳郡韓公復陽力學好古尤精於醫家之說間取明之與謙甫所著脾胃論衛生寳鑑諸書參互考訂以正其訛嘗欲鋟梓嘉惠四方竟賫志而歿今公子太醫院判公達能繼公之志既盡取明之所著者刻而傳之復繕寫衛生寳鑑總二十四卷次第

而刻之書成來求予言以識其後於戲公達之用心亦可謂勤矣夫積善而行陰隲莫大於醫有若公達之存心濟物不擇所施而惠及於人者固博矣乃又能表章二公之書刻梓流傳與衆人共之則其惠利及於天下後世者其可涯涘乎雖然醫非難得其傳爲難觀於此者尚求識甫之所以爲醫與公達之所以用心而思以盡其術則於是書庶其有得焉

永樂十五年丁酉冬十二月

翰林學士兼右春坊諭德奉議大夫臨江金幼孜書

重新衞生寶鑑序畢

衛生寶鑑序

大醫羅先生學於東垣李君源流於易水張君其道大行懼夫二君之傳久而泯沒也集錄銓次而刻之梓者非一編矣暇日攜成書四帙見示而曰且將板行一序毋吝請而閱之曰藥誤永鑑者知前車之覆恐後人蹈之也曰名方類集者古今之方擇之已精詳而錄之使後人有所據依也曰藥類法象者氣味厚薄各有所用證治增損欲後人信之也曰醫驗紀述者遇如是病用如是藥獲如是效使後人慎之也大抵皆仁者之用心抑論之天下之事辯之不明固有似是而非利於此而害於彼者況醫之為道陰陽虛實千狀萬態神聖工巧存乎其人合四者而一之名曰衛生寶鑑夫鑑之本明其應物也無心乎妍醜而妍醜莫能掩得是書者誠能習而讀之玩而味之了然於心而無疑一旦臨用如鑑之虛

明物來而應若妍若醜無纖毫之差其用豈不博哉不然未用時置之高閣倉卒間但備檢閱殆有辨之不明似是而非其所失不啻霄壤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殆非先生垂示後人之意也至元辛巳冬至日鄆城硯堅題于卷首

又序

夫醫與造化參學之精者為難至著書垂訓與後世必然之用者為尤難羅君謙甫東垣先生之高弟嘗謂予言初受簡席下東垣先生曰汝將為為人之學歟聞道之士乎請曰懇雖不敏幸蒙先生與教理之深指趣所願也故十數年間雖祁寒盛暑親炙不少輟其積力久盡傳其私淑不傳之妙大抵人之疾疢不外乎陰陽變徵我能參兩間會一身推窮其所受根源方為可尔用是以所

得日用之間如㪚在目中然後審藥為攻未嘗不如吾之所必取也因集為一書題曰衛生寶鑑曰辨誤者證世之差謬明其理之所自也曰擇方者别夫藥之精粗寒煗以酌其疾證之宜否也曰紀驗者述其已之拯療與彼之深浅見其功効之實也僕平昔所得者如是吾子其為我序之余聞醫之為學古聖賢致知格物之一端也軒岐已來難素靈樞等書累千萬言自非以醫為任者孰克而究之若羅君者可謂以醫為任而究其理之所自歟昔王彦伯醫聲既曰列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來請彦伯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初不計其酬謝今羅君亦以道心濟物復能著書垂後俾必然之用其仁心普濟當以彦伯同流其誰曰不然故樂為題其端云至元癸未清明日中議大夫治書侍御史汲郡王惲叙

上東垣李先生啓

切以射不師於后羿豈能成彈日之功匠非習於公輸未易臻達雲之搆惟此醫藥之大關乎性命之深若非擇善以從之烏得過人之遠矣茲者伏遇先生聰明夙賦穎悟生資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論病者則以及於國驅馳藥物如孫吳之用兵條派病源若神禹之行水是以問病而證莫不識投藥而疾靡不瘳有元化滌穢之神功得盧扁起人之手段猶且謙以接物莫不忠於教人如天益齋鼓聚晚生東垣名族幼承父訓俾志學於詩書長值危時遂苟生於方技然以才非卓犖性實顓蒙恐貽費人之譏常切求師之志幸接大人之餘論始懸童子以何知即欲敬服弟子之勞親炙先生之教朝思夕誦日就月將其奈千里孑身一家數口內有生理之逼外為官長之拘不得免焉是以難也今乃謹修薄禮仰

瀆嚴顏伏望怜鄙夫之問為之竭焉見互鄉之童與其進也使得

常常之見得聞昧昧之思若味親糟粕之餘是賜獲丘山之重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啓

癸亥歲除購於津門 甲子元日玉春臧鐸記

衛生寶鑑目録卷之一

藥誤永鑑

、春服宣藥辨 、無病服藥辨 、古方名實辨
、承氣湯辨 、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陽盛陰
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 、汗多亡陽 、下多亡陰
、方成弗約之失

卷之二

藥誤永鑑

、灸之不發 、脫營 、瀉火傷胃 、肺痿辨 、下工
絕氣危生 、酸多食之令人癃 、冬藏不固 、主勝
客則逆 、用藥无據反為気賊

卷之三

藥誤永鑑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 、時気傳染 、戒妄下 、輕易
服藥戒 、妄投藥戒 、福醫治病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九　名方類集

卷之十

驗　扶陽助胃湯

卷之十四　　名方類集

蘇散　五皮散　牡蠣澤瀉散　、人以胃氣爲本
導滯通經湯　黃疸門　茵陳蒿湯　消石礬石
散　茵陳五苓散　梔子枳實豉大黃湯　梔子消
石湯　嗜栗瓜蒂散　黃連散　膽礬丸　五疳
丸　棗礬丸　黃疸治驗　、茯苓滲濕湯　穀疸
治驗　茯苓梔子茵陳湯

卷之十五　名方類集

、諸腰疼筋骨冷疼　木瓜虎骨丸　活血應痛丸
蓉蓯丸　右經丸　神應丸　兌效餅子　烏鹽
丸　獨活寄生湯　獨活湯　薏苡仁湯　防己
黃芪湯　灸腰疼法　張文仲傳神仙妙法　、疝氣
痛及腳膝無力羣證　控引睪丸　蒺藜湯　茴香

卷之十六　名方類集

目錄終

敍中庭究　名方類集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四　陰證陽證辨　解惑　執方用藥辨

汗過亡陽變證治驗　人参益氣湯　用熱遠熱從乎中治　病宜早治

補遺　傷寒門　外感傷寒等證

表證

芎木香蘇散　局方二拗湯　局方金沸草散　局方消風百解散　局方葛根解肌湯　局方敗毒散　局方十神湯　十味芎蘇散　黃連解毒湯　潔古凉膈散　宣明雙解散　啓源白虎湯　仲景小柴胡湯

裏證

仲景大柴胡湯　仲景調胃承氣湯　仲景小承氣湯

仲景大承氣湯　啓源三一承氣湯

半表半裏

小柴胡湯（方見前）　大柴胡湯（方見前）

外感有內傷證

局方人參養胃湯　局方參蘇飲　局方藿香正氣散

小柴胡湯　活人書小柴胡加芒硝湯

外感傷寒極證

陽證　調胃承氣湯（方見前）

陰證　仲景四逆湯　蔥熨法

陽證似陰　白虎湯（方見前）　小柴胡湯（方見前）

陰證似陽　四逆湯（方見前）　更加蔥白　附子加人參湯　仲景乾薑附子加人參湯　仲景白通

加猪膽汁湯

表裏雜病

煩躁　陽證　大柴胡湯方見前　調胃承氣湯方見

前　活人書三黃瀉心湯　仲景竹葉石膏湯

陰證　四逆湯加葱白方見前　白　加猪膽汁湯方見

前　人參三白湯　三　無憂散

舌胎

陽證　白虎湯加人參方見前　陰証　四逆湯方見

譫語

陽證　大柴胡湯方見前　調胃承氣湯方見前

小柴胡湯方見前　陽證　四逆湯方見前

鄭聲

陽證　人參三白湯方見前　陰證　四逆湯方見前

吃逆

陽證　小柴胡湯方見前　活人書橘皮竹茹湯

丁香柿蒂湯加人參　人參三白湯加竹茹方見前

八物湯加竹茹方　陰證　四逆湯加人參　人參

三白湯加當歸

發黃

陽證　仲景茵蔯蒿湯　茵蔯五苓散　仲景梔子

蘗皮湯加茵蔯　陰證　茵蔯四逆湯　茵蔯茯苓

湯　茵蔯四逆湯加當歸木通

發斑

陽證　玄參升麻湯　白虎加人參湯方見前

陰證

大建中湯

發狂（陽證）調胃承氣湯方見前（陰證）乾薑

附子湯加人參方見前

厥逆（陽證）白虎湯　大承氣湯　双解散

涼膈散方並見前（陰證）通脉四逆湯　當歸四

逆湯　白通加猪膽汁湯方見前　麻黃附子甘草湯

多汗（陽證）王海藏黃芪湯（陰證）四逆湯加

人參　仲景黃芩湯　仲景黃連阿膠湯（陰證）

仲景理中湯　四逆湯方見前　白通湯方見前

衄血　犀角地黃湯

吐蚘　仲景理中丸　仲景烏梅丸

煩痛囊縮　當歸四逆湯　吳茱萸生薑湯　代灸膏

臍膏

頭大　試効方普濟消毒飲子

差後勞復　小柴胡湯方見前　三因橘皮湯　索

三和湯　三因温膽湯

陰陽易

衛生寶鑑卷之一

春服宣藥辨

戊申春先師東垣老人論春月奉生之道月令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伐山林又云祭先脾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行秋令則民大疫故園有春分停　之禁十二經有取决於膽之戒仲景云大法春宜吐故少陽證禁下宜小柴胡湯和解之少陽用事萬物方生折之則絕生化之源此皆奉生之道也有假者反之且春初服宣藥者逆伐天和而損脾胃非益而又害之予因演先師之論著爲此論

世傳宣藥以牽牛大黃之類或丸或散自立春後無病之人服之輒下數行云凡人於冬三月厚衣煖食又近於火致積熱於內

春初若不宣泄必生熱疾又云解三焦積熱去五臟餘毒殆無此理方冬嚴氣凝寒厚衣服食近火所以敵天氣之寒也冬來夏至冬飲湯而夏飲水皆自然之道何積熱於內而生疾乎且陰陽偏勝則疾作三焦積熱是陽亢陰絕豈有得生之理哉故難經云腑病易治臟病難愈邪氣中臟病之極矣今言五臟俱有邪毒則神將何依內經亦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化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與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又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適寒溫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又曰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當少陽用事萬物向

榮生發之時惟當先養脾胃之氣助陽退陰應乎天道以使之平今反以北方寒水所化氣味俱厚苦寒之劑投之是行肅殺之令於奉生之月當升反降伐脾胃而走津液使營運之氣減削其不能輸精皮毛經絡必矣奉長之氣從何而生臟腑何所以禀受脾胃一衰何病不起此誅罰無過是謂大惑無病生之有病甚之所謂春服宣藥者自軒岐而下歷代明醫俱無是說嗚呼此理明白非難知也世多雷同莫革其弊深可痛哉凡有志保生者但以聖賢之言為準則可免疑悞之悔夭折之禍矣

華春服宣藥歌

天與聖人同一躰長養萬物不言利黃帝內經福萬世惟恐生民觸邪氣調神四氣謹依行身躰康強無病滞去聖逾遠醫道乖誰解非非而是是初春宣藥服寒凉無故令人遭疫癘腸鳴腹痛下

數行脾土既衰復損胃周身百脉失經常安樂身中強生事少陽
用事物向榮一夜風霜返凋弊春不生榮秋不收奉養之氣從何
至四時失序化難成血氣一衰神不熾主明得安養生昌心不明
將突患繼哀哉此理久不明故以言理其弊保生君子勿他求
當向內經求聖意

無病服藥辨

諺曰無病服藥如壁裏安柱此無稽之說為害甚大夫天之生物
五味備焉食之以調五臟過則生疾故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
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又曰五味入胃各遂其所喜攻酸先入肝辛
先入肺苦先入心甘先入脾鹹先入腎久而增氣氣增而久夭身
之由也又云酸走筋辛走氣苦走骨鹹走血甘走肉五味口嗜而
欲食之必自裁制勿使過焉至於五穀為養五菓為助五畜為益

五菜為充氣味合而食之補精益氣倘用之不時食之不節猶或生疾况藥乃攻邪之物無病而可服焉聖濟經曰彼修真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積若燎原為消狂癰疽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積若凝氷為洞泄寒中之屬則真火微而衛散一味偏勝一臟偏傷一臟既傷四臟安得不病唐孫思邈言藥勢有所偏勝令人臟氣不平裴潾諫唐憲宗曰夫藥以攻疾非朝夕常用之物况金石性酷烈有毒又加煉以火氣非人五臟所能禁至於張臯諫穆宗曰神慮清則氣血和嗜欲多而疾疢作夫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故昌黎伯銘李子之墓曰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今舉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為世誡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

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今又復耳目見者言之僧固仲童服火煉丹砂二粒項出小瘡腫痛不任牙痒不能嚼物服凉膈散半斤始緩後飲酒輒發藥以寒凉之劑則緩終身不愈鎮人李迎之身軀肥盛恐生風疾至春服搜風丸月餘便下無度飲食減少舌不知味口乾氣短臍腹痛足脛冷眩運欲倒面色青黃不澤日加困篤乃告親知曰妄服藥禍悔將何及後添煩躁喘滿至秋而卒張秀才者亦聽方士之說服四生丸推陳致新服月餘大便或溏或瀉飲食妨阻怠惰嗜卧目見黑花耳聞蟬聲神虛頭旋飄飄然身不能支至是方知藥之誤也遂調飲食慎起居謹於保養三二年間其証猶存踰十年後方平復劉氏子聞人言臘月晨飲凉水一杯一月至春而無目疾遂飲之旬餘覺腹中寒痛不任咳嗽嘔吐全不思食惡風而不欲見足脛寒而逆醫以

除寒燥熱之劑急救之終不能効此皆無故求益亡之祥反生病爲或至於喪身殞命譬棗安柱架如何哉且夫高堂大廈梁棟安基址固壞墊毀壁柱於壁中甚不近人情索古老人云無病服藥乃無事生事此誠不易之論人之養身幸五臟之安泰六腑之和平謹於攝生春夏奉以生長之道秋冬奉以收藏之理飲食之有節起居而有常少思寡慾恬惔虛無精神內守此無病之時不藥之藥也噫彼數人者既往不咎矣後人當以此爲龜鑑乎

古方名實辨

仲景以小柴胡治少陽證口苦舌乾往來寒熱而嘔蓋柴胡味苦平行少陽經黃芩味苦寒爲佐治發熱口苦生薑辛溫半夏辛熱治發寒而嘔人參甘溫安胃和中大棗甘平溫和陰陽和榮衛生津液使半表半裏之邪而自解矣大承氣湯治陽明胃本實痞滿燥

實枳實苦微寒泄痞厚朴苦溫除痛芒硝辛寒潤燥邪入於府而作熱实以大黃苦寒下之酒製者為因用熱散氣升而作汗解矣因以承氣名之錢仲陽以升麻湯治小兒寒喧不時陽明經受邪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及瘡疹未發而不匀升麻苦平葛根甘平解散外邪甘草甘溫芍藥酸微寒調和中氣拒邪不能傷其裏白术散治小兒陽明本(胃氣)虛陰陽不和吐利後而亡津液虛熱口乾人參甘草白术甘溫和中補胃藿香木香辛溫可以助脾茯苓甘平分陰陽而導其濕葛根甘平倍於衆藥其氣輕浮鼓舞胃氣上行生津液而解肌熱局方中四物湯調榮養衛益氣滋血當歸辛溫熟地黃甘溫能滋血川芎辛溫白芍藥味酸微寒能養氣益[illegible]為榮氣為衛四物相合故有調益滋養之实黃芪建中湯治面色痿黃臍腹急痛脾胃不足者肝木乘之也木勝其中土走於外故

榮費見於面難經曰其平和不可得見衰乃見耳黄芪甘草甘溫能補脾土芍藥之酸能瀉肝木水挾木勢亦來侮土故作臍腹急痛官桂辛熱散其寒水生薑大棗飴糖辛甘大溫益氣緩中又禾脾胃行其津液以養四臟建脾制水補子瀉母使四臟各安其氣必清必淨則病根俱去建中之名亦不誣矣右數方藥誠相對名實相輔可垂法於世近世用雙解散治風寒暑濕飢飽勞逸殆無此理且如風邪傷衛必自汗而惡風寒邪傷榮必無汗而惡寒又云傷寒傷風其證不同中暑自汗必身熱而氣虛中濕自汗必躰疼而沉重且四時之氣更傷五臟一往一來未有齊至者也飢則損氣飽則傷胃勞則氣耗逸則氣滯其證不同治法亦異蓋勞者溫之損者補之逸者行之內傷者消導之今內外八邪一方治之有此理乎內經云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內者內治外者外治故仲

景云且除其表又攻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違其是之謂歟如搜風丸祛風丸有搜風祛風之名無搜風祛風之實百解散亦此類也諺云看方三年無病可醫療病三年無藥可用此亦名實不相相輔故也噫去聖逾遠其術晦昧人自為法無可考評昔在聖人垂好生之德著本草作內經仲景遵而行之以立方號群方之祖後之學者以仲景之心為心庶得制方之旨

承氣湯辨

仲景傷寒論云寒邪外傷傳而入裏裏者入胃是也邪氣入胃則變而為熱胃中之氣鬱滯糟粕祕結壅而為實實則瀉之人所共知如緩急輕重之劑則臨時消息焉若不惡寒反惡熱譫語煩渴腹滿而喘手足濈然汗出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如邪氣入深恐有燥屎欲愈之法與小承氣湯試之若腹中轉矢氣者有燥屎也

乃可攻之不轉結氣者必初硬而後溏尚未可攻攻之則腹滿不能食若腹大滿不通者亦以小承氣湯微和其胃氣勿令大泄也如發汗後不惡寒但熱者胃實也當和其胃氣調胃承氣湯主之成無己云大熱結實者大承氣小熱微結者小承氣以熱不甚大故於大承氣湯內去芒硝又以結不至堅故不減厚朴枳實也如不至大堅滿邪氣盛而須攻下者亦未可投大承氣湯必以輕緩之劑攻之於大承氣湯中去厚朴枳實加甘草乃輕緩之劑也若大承氣證反用調胃承氣湯治之則邪氣不散小承氣湯證反用大承氣湯下之則過傷正氣而腹滿不能食故有勿大泄之戒此仲景所以分而治之未嘗越聖人之制度後之學者以此三藥合而為一且云通治三藥之證及無問傷寒雜病內外一切所傷一概治之若依此說與仲景之方甚相違背又失軒岐緩急之旨紅

紊乱朱迷惑衆听一唱百和使病者暗受其弊將何訴哉有公心審是非者於內經仲景方內求責使症証相對以聖賢之心為心則方之真偽自可得而知矣

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

仲景云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者此言邪氣在表之時也夫寒邪屬陰身之外者屬陽且夫各臟腑之經絡亦屬陽也蓋陽氣為衛衛氣者所以溫肌肉充皮毛肥腠理司開闔此皆衛外而為固也或煩勞過度陽氣外損不能衛固陽為之虛陽虛者陰必腠之故陰得以勝邪氣勝則实陰盛陽虛者此也陰邪既盛腠理緻密陽氣伏鬱不得通暢所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便宜解散而藥用麻黃者本草云輕可去实葛根麻黃之屬是也蓋麻黃能逐寒邪使陽氣伸越作汗而解故曰陰盛陽虛汗之則愈裏氣和未

平而反下之中氣既虛表邪乘虛而入由是變證百出故曰下之則死外臺秘要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下之則死正此意也

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

仲景云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者此言邪氣在裏之時也夫實邪始傷於表不解而漸傳入於裏變而為熱人之身在裏者為陰華佗云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在胃入胃謂之入腑也腑之為言聚也若府庫而聚物焉又為水穀之海榮衛之源邪氣入於胃而不復傳流水穀水穀不消滯鬱而為實也此陽盛陰虛者此也故潮熱引飲腹滿而喘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宜大承氣湯下之則愈潮熱者為實也此外已解可攻其裏而反汗之表無陰邪汗多亡陽陽實宜下而又衍表裏俱實不死何待外臺秘要云表和裏病下之則愈汗之

則死正此意也

汗多亡陽

齊大哥十一月間因感寒邪頭項強身體痛自用灵砂丹四五粒併服以酒引下遂大汗出汗後身輕至夜前病復來以前藥復汗其病不愈復以通聖散發汗病添身體沉重足胻冷而惡寒是日方命醫醫者不究前治又以五積散汗之翌日身重如石不能反側足胻如氷冷及腰背頭汗如貫珠出而不止心胸躁熱煩亂不安喜飲冷西瓜梨柿氷水之物常置左右病至於此命予治之診得六脉如蛛絲微微欲絶予以死決之主家曰得汗多矣焉能為害予曰夫寒邪中人者陽氣不足之所致也而感之有輕重汗之者豈可失其宜哉仲景曰陰盛陽虛汗之則愈汗者助陽退陰之意也且寒邪不能自出必待陽氣泄乃能出也今以時月論之大

法夏月宜汗此大法爲然亦以太過爲戒況冬三月閉藏之時無擾乎陽無泄皮膚使氣亟奪爲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少陰不藏此冬氣之應也凡有觸冒宜微汗之以平爲期邪退乃已急當衣煖衣居密室服實表補衛氣之劑雖有寒邪弗能爲害此從權之治也今非時而大發其汗乃謂之逆故仲景有云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今本傷而汗汗而復傷傷而復汗汗出數次使氣亟奪衛氣無守陽泄於外陰乘於內故經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不死何待雖盧扁亦不能治之活也是日至夜將半項強身躰不仁手足搐急爪甲青而死矣金匱要畧云不當汗而妄汗之令人奪其津液枯槁而死今當汗之一過亦中絕其命況不當汗而強汗之者乎

下多亡陰

真定趙客乙丑歲六月間客於他方因乘困傷溼麵心下痞滿躁熱時作臥不得安遂宿於寺中僧以大毒食藥數丸下十餘行心痞稍減越日因睡為盜劫其財貨心有所動遂躁熱而渴飲冷酒一大甌是夜臍腹脹痛僧再以前藥復下十餘行病加困篤四肢無力躁熱身不停衣喜飲冷水米穀不化痢下如爛魚腸腦赤水相雜全不思食強食則嘔痞甚於前噫氣不絕足胻冷少腹不任其痛請予治之診其脈浮數八九至按之空虛予溯流而尋源蓋暑天之熱已傷正氣以有毒大熱之劑下之一下之後其所傷之物已去而無餘矣遺巴豆之氣流毒於腸胃之間使嘔逆而不能食胃氣轉傷而然及下膿血無度大肉陷下皮毛枯槁脾氣弱而衰也舌上赤澀口燥咽乾津液不足下多亡陰之所致也陰既已亡心火獨旺故心胸躁熱煩亂不安經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夭

之由也遂辭而退後易他醫上至不審其證不究其源惟見痞積
以枳實丸下之病添喘滿利下不禁而死金匱要畧云不當下而
强下之令人開腸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此之謂也夫聖人治病用
藥有法不可少越內經云大毒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
五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如不盡行復如法以
穀肉菓菜養之無使過之過則傷其正矣記有之云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蓋慎之至也彼僧非醫流妄以大毒之劑下之太過數日
之間使人殞身喪命用藥之失其禍若此病之擇醫可不謹乎戒
之

方成弗約之失

丁巳冬十月予從軍廻至汴梁有伶人李人愛謂予曰大兒自今
歲七月間因勞役渴飲凉茶及食冷飯覺心下痞請醫治之醫投

藥一服下利兩行其證遂減不數日又傷冷物心腹復痞滿添嘔吐惡心飲食無味且不欲食四肢困倦懶於言語復請前醫診視曰此病易為更利幾行即快矣遂以無憂散對加牽牛末白湯服至夕腹中雷鳴而作陣痛少爲既吐又瀉煩渴不止飲冷無已不復能禁時發昏憒再命前醫視之診其脉不能措手而退頃之冷汗如洗口鼻氣漸冷而卒矣其家悔恨無及敢以爲問予曰未嘗親見不知所以然者或曰予親見之果藥之罪歟而非歟對曰此非藥之罪乃失其約量之過也夫藥用之無據反為氣賊內經云約方猶約囊也囊滿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氣弗俱故仲景以桂枝湯治外傷風邪則曰若一服汗出病瘥停後服不必盡劑大承氣湯下大滿大實則曰得大便去止後服不必盡劑其類如此上為大戒蓋得聖人約囊之旨也治病必求其本蓋夫人以排

優雜劇為戲勞神損氣而其中沵然因時暑熱渴飲凉茶脾胃氣弱不能運化而作痞滿以藥下之是重困也加以不慎又損其陽虛而復傷上而復下陰争於內陽擾於外䰟汗未藏四逆而起此仲景所謂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如是則非失約量之過而何故內經戒云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絶氣危生下工不可不慎也

衛生寶鑑卷之二終

羅謙甫纂

灸之不發

国信副使覃郎中四十九歲至元丙寅春病臍腹冷疼完穀不化足胻寒而逆皮膚不仁精神困弱診其脉沉細而微遂投以大熱甘辛之劑及灸氣海百壯三里二穴各三七壯陽輔各二七壯三日後以葱熨灸瘡皆不發復灸前穴依前壯數亦不發十日後瘡亦更不作膿瘡口皆乾癸丑歲初予隨朝承應冬屯於瓜忽都地面享針於竇子声先生因詢穴腧曰凡用針者氣不至而不效灸之亦不發大抵本氣空虛不能作膿失其所養故也更加不慎邪氣加之病必不退異日因語針灸科忽教授亦以為然至元戊辰春副使除益都府判到任未幾時風疾半身麻木自汗惡風妄喜笑又多健忘言語微澁醫以續命湯復發其汗津液重竭其證愈

甚目求醫还家日久昏憒形容羸瘦飲食无味便溺遺失扶而後
起屢易醫再皆不能效因思内経云陽氣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則
折寿而不彰今因此病而知子声先生之言矣或云副使肥其足
於口輕暖足於体使令足於前所為无不如意君言失其所養何
也予曰汝言所養〻〻口体者也予論所養〻〻性命者也且覃氏壮
年得志不知所養之正務快於心精神耗散血氣空虚因致此疾
灵枢經云人年十歳五臓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
歳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歳五臓大定肌肉堅血氣盛
滿故好歩四十歳五臓六腑十二經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踈
華栄頽落髪頗班白平盛不揺故好坐五十歳肝氣始衰肝葉始
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歳心氣始衰善憂悲血氣懈惰故好
卧七十歳脾氣始衰皮膚已枯八十歳肺氣衰魄魂散離故言善

悮九十歲腎氣焦臟枯經脉空疏百歲五藏皆虚神氣皆去形骸
独居而終矣盖精神有限嗜慾無窮輕喪性命一失难復其單氏
之謂欤

脫營

疏五过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鎮陽有一
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雄豪喜交游而有四方之志年逾三旬已
入任至五品出入從騎塞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无不如意不三
年以事罷去心思欝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日減肌膚
漸至瘦弱无如之何遂耽嗜於酒久而中满始求醫醫不審得病
之情輙以丸藥五粒温水送之下二十餘行時值初秋暑熱猶盛
因而煩渴飲冷过多遂成腸鳴腹痛而為痢疾有如魚腦以至困
篤命予治之診其脉乍大乍小其証反覆悶乱兀兀欲吐嘆息不

絶子料曰此病难治欲去子云神丕故也以其貴之尊衆賤之丕辱心懐慕眷志結憂惶雖不中邪病從内生血脉虚减名曰脫營或曰願聞其理黄帝針經有曰宗氣之道内穀爲宝穀入於胃乃傳之脉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終而復始常營无已是為天地之紀故氣始從乎太陰起注於陽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於是復注乎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日夜氣行五十營漏水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数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寿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〻〻竭絶形体毁阻暴甚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有節蓋心為君主神明出焉肺為相輔主行營衛制節由之主貪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由是則經營之氣脫出不能灌溉周身百脉失其天度形乃大傷以此

養生則殃何疑之有焉

瀉火傷胃

經曆晉才卿膏粱而飲至春病衂醫曰諸見血者為熱以清凉飲子投之即止越數日其疾復作醫又曰藥不勝病故也遂投黃連解毒湯既而或止止而復作易醫數人皆用苦寒之劑俱欲勝其熱而巳然終不愈而飲食起居皆不及初肌寒而時躁言語無聲口氣臭穢惡見冷風然其鼻衂之餘波則未絕也或曰諸見血者熱衂熱也熱而寒之理也今不惟不愈而反害之何哉內經曰以平為期又言下工不可不慎也彼惟知見血為熱而以苦寒攻之抑不知苦瀉土土脾胃也脾胃人之所以為本者今火為病而瀉其土火固未甞除而土巳病矣土病則胃虛胃虛則榮氣不能滋榮百脉元氣不循天度氣隨陰化而無声肌寒也噫粗工嘻嘻以為

可治熱病未已寒病復起此之謂也

肺痿辨

華嚴寺和上座代史侯出家年未四十至元癸酉四月間因浴大汗出還寺剃頭傷風寒頭疼四肢困倦就市中購通聖散服之又發之汗頭疼少減再日復作又以通聖散發之發汗數次反添勞動喘促自汗惡風咳而有血懶於言語飲食減少求醫治之醫與藥多以生薑為引子至六月間精神愈困飲食減少形體羸瘦或咳或唾紅血極多扶而後起請予治之具說前由診其脉浮數七八至按之無力予曰不救矣或曰何謂不救內經曰血之與汗異名而同類奪汗者無血奪血者無汗金匱要畧云肺痿之病從何而得之師曰或從汗出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今肺氣已虛又以辛藥瀉之重虛其肺不死何待藏氣法時論曰肺欲

收意飲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瀉之蓋不知內經之旨所以云醫術淺狹情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用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illegible]上之士但務彼貪青之榮而莫見此傾危之敗惟明者果然能設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其僧不數日果亡

下工絕氣危生

丁巳予從軍至開州夏月有千戶高國用謂予曰父親年七十有三於去歲七月間因內傷飲食又值霖雨瀉痢暴下數行醫以藥止之不數日又傷又瀉止而復傷傷而復泄至十月間肢體瘦弱四肢倦怠飲食減少腹痛腸鳴又以李醫治之處以養臟湯治之數日瀉止後添嘔吐又易以明醫用丁香豆蔻人參去白橘皮甘草同為細末煎生薑數服而嘔吐止延至今正月間飲食不進扶而後起又數日不見大便予問醫曰父親數日不見大便何以治

之醫曰老官人年過七旬氣血衰弱又況瀉痢半載脾胃久虛津液耗少以麻仁丸潤之可也衆親商議一親言曰騳 村牛山人見證不疑有果決遂請治之診其脉閉其病潛曰此是風結也以搜風丸百餘丸服之利下數行而死予悔恨不已敢以為問予曰未嘗親見將何以言高千戶退而去或者曰予親見之細說其證予曰人以水穀為本今年高老人久瀉胃中津液耗少又重瀉之神將何依靈樞經云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瀉之瀉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少者不復矣又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脉下工絕氣危生絕氣危生其牛山人之謂歟

酸多食之令人癃

至元己巳上都住夏月太保劉仲晦使引進史柔明來曰近一两

月作性數人皆有淋疾是氣運使然是水土耶予思之此間別無所患此疾獨公所有之殆非運氣水土使然繼問柔明近來公多食酸物曰宣使賜木瓜百餘對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予曰淋由此也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癃可與太保言之奪飲則已一日太保見予問曰酸味致淋其理安在予曰小便主氣鍼經云酸入於胃其氣濇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則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而濇乃作淋也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裁制勿使過焉五味過則皆能傷其正豈止酸味耶太保歎曰凡為人子不可不知醫信哉

冬藏不固

刑部侍郎王立甫之婿年二十五歲至元丁卯十一月間因勞役憂思煩惱飲食失節而病時發躁熱肢体困倦盜汗濕透其衾不思飲食氣不足一息面色青黃不澤請予治之具說前證診其脉浮數而短濇兩寸極小予告曰此危證也治雖粗安至春必死當令親家知之夫人不以為然遂易醫至正月躁熱而卒異日立甫同外郎張介夫來謂予曰吾婿果如君言願聞其理予曰此非難知也内經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盖時令為客人身為主冬三月人皆懼寒独渠躁熱盜汗是令不固其陽時不勝其熱天地時令尚不能制藥何能為冬乃閉藏之月陽氣當伏於九泉之下至春發為雷動為風鼓坼萬物此奉生之道也如冬藏不固則春生不茂又有疫癘之災且人身陽氣亦當伏潛於內不敢妄擾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藏之應也令婿汗出於閉藏之月腎水已

涸至春何以生木陽氣內絶無所滋榮不死何待一一君乃歎息而去

主勝客則逆

古廉韓子王父年踰六旬有三病消渴至冬添躁熱須裸袒以冰水噴胸腋乃快日食肉麵數次頃時即飢如此月餘命予治療診得脉沉細而疾予以死決之子王及翁江跪予前曰病固危篤君盡心救治則死而無悔予答曰夫消之為病其名不一曰食亦曰消中曰宣疾此膏粱之所致也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自汗小便數故飲食多飢胃熱則消穀善飢能食而瘦王叔和云多食亦飢虛是也此病仲景所謂春夏劇秋冬瘥時制故也今尊今當瘥之時反劇乃腎水乾涸不能制其心火而獨旺於不勝之時經曰當所勝之時而不能制名曰真強乃孤陽絶陰者也且人之身為主

天令為客此天令大寒尚不能制其熱何藥能及内經曰主勝逆客勝從正以此也設從君治療徒勞而已因辭而歸遂易醫與灸不數日而卒其後子王感予之誠相好愈厚

用藥無據反為氣賊

北京按察書吏李仲寬年踰五旬至元已巳春患風證半身不遂四肢麻痺言語謇澁精神昏憒一友處一法用大黄半斤黑豆三升水一斗同煎豆熟去大黄新汲水淘净黒豆每日服二三合則風熱自去服之過半又一友云通聖散四物湯黄連解毒湯相合服之其效尤速服月餘精神愈困遂還真定歸家養病親舊獻方無數不能悉録又增瘖瘂不能言氣冷手足寒命予診視細詢前由盡得其説予診之六脉如蛛絲細予謂之曰夫病有表裏虛實寒熱不等藥有君臣佐使大小奇偶之制君所服藥無考憑故病

愈甚今為不救君自取耳未幾而死有曹通甫外郎妻蕭氏六旬有餘孤寒无依春月忽患風疾半身不遂語言蹇澁精神昏憒口眼喎斜予與李仲寬診同予刺十二經井穴接其經絡不通又灸肩井曲池詳病時月処藥服之減半予曰不須服藥病將自愈明年春張子敬郎中家見行步如故予歎曰夫人病全得不乱服藥之力由此論李仲寬乱服藥終身不救蕭氏貧困恬憺自如獲安内經曰用藥无據反為氣賊聖人戒之一日姚雪齋舉許先生之言曰富貴人有二事反不如貧賤人有過惡不能匡救有病不能醫療噫其李氏之謂歟

衛生寶鑑卷之二終